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Reading
Famous
World-
Masterpieces*

麦琪的礼物

(美) 欧·亨利 著
李戈 译

 万卷出版公司

(美) 欧·亨利

麦琪的礼物

译者: 李戈



万卷出版公司

© 亨利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麦琪的礼物 / (美) 亨利 (Henry, O.) 著; 李戈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3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80759-717-9

I. 麦… II. ①亨… 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29366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208千字

印张: 8.25

出版时间: 2009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文天

特约编辑: 陶 华

内版设计: 陈 敏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80759-717-9

定 价: 18.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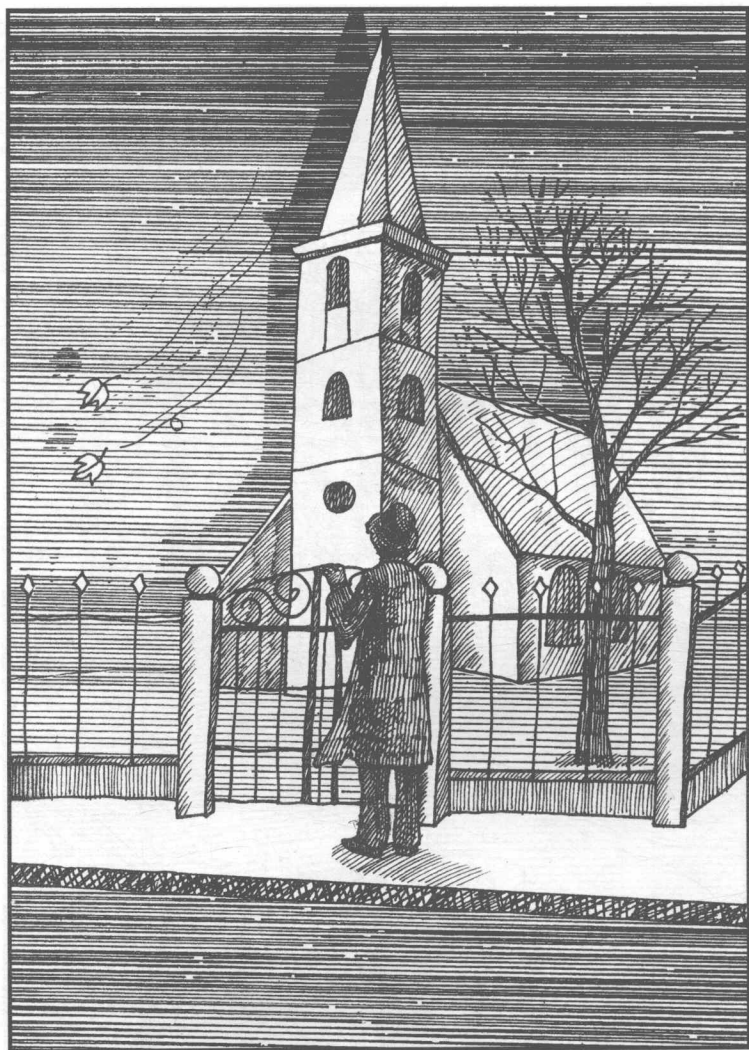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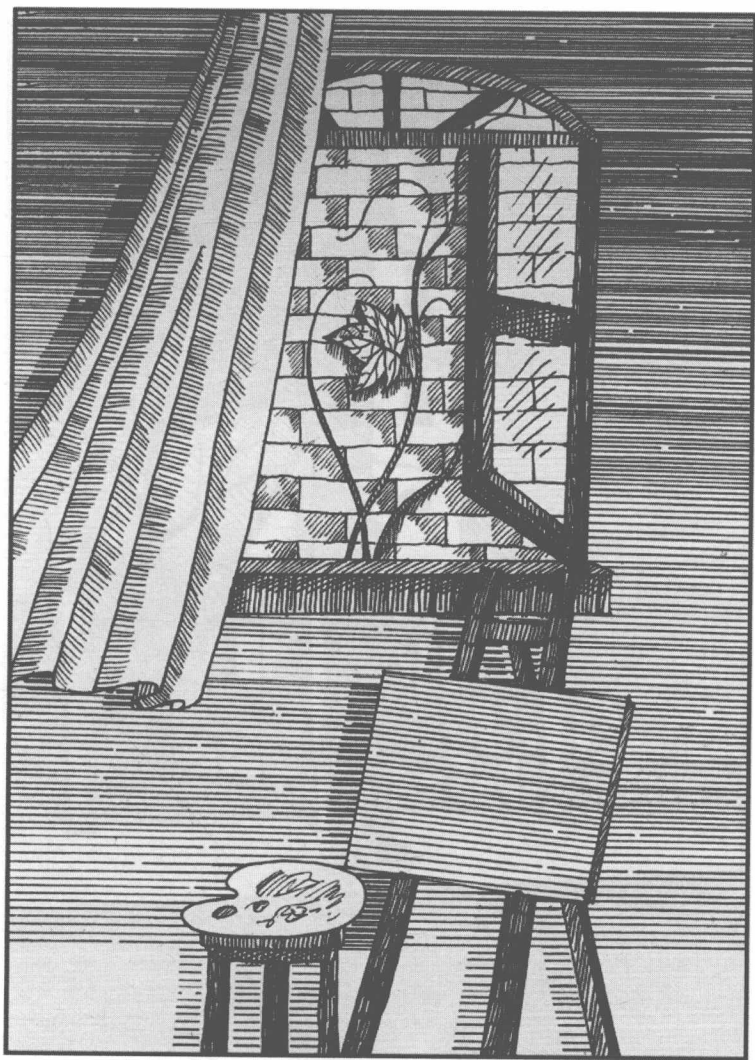
蔡骏推荐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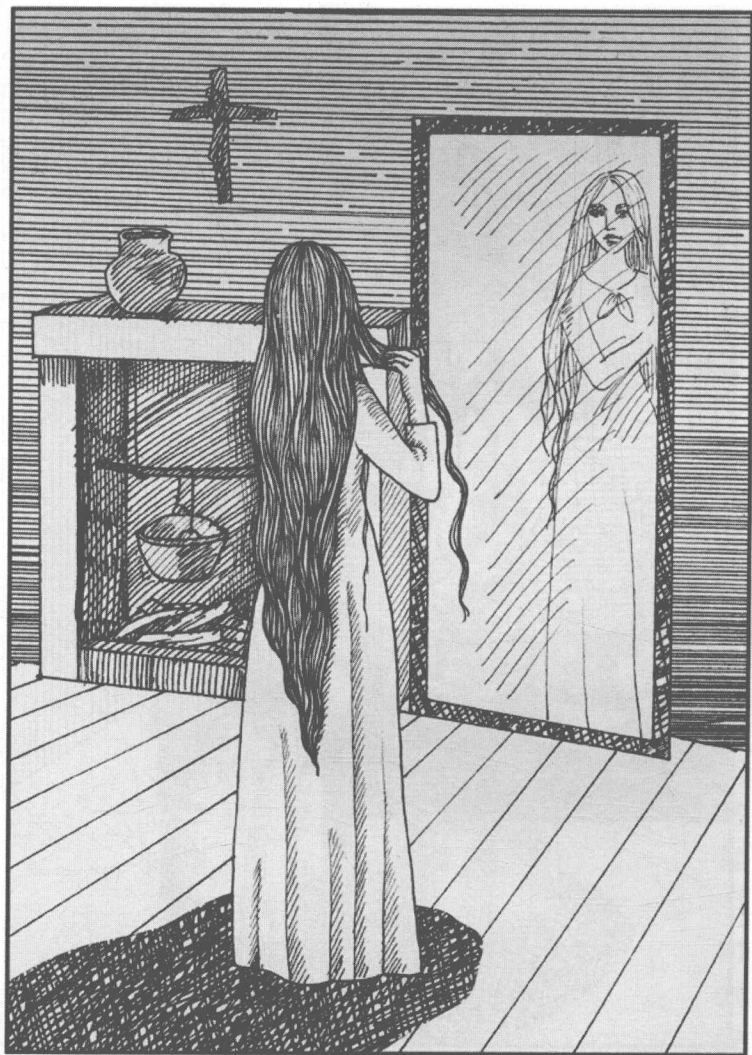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是浓缩了的大千世界，无论忧伤或温暖，无论贫民窟或富人家，他的作品都是一份麦琪的礼物，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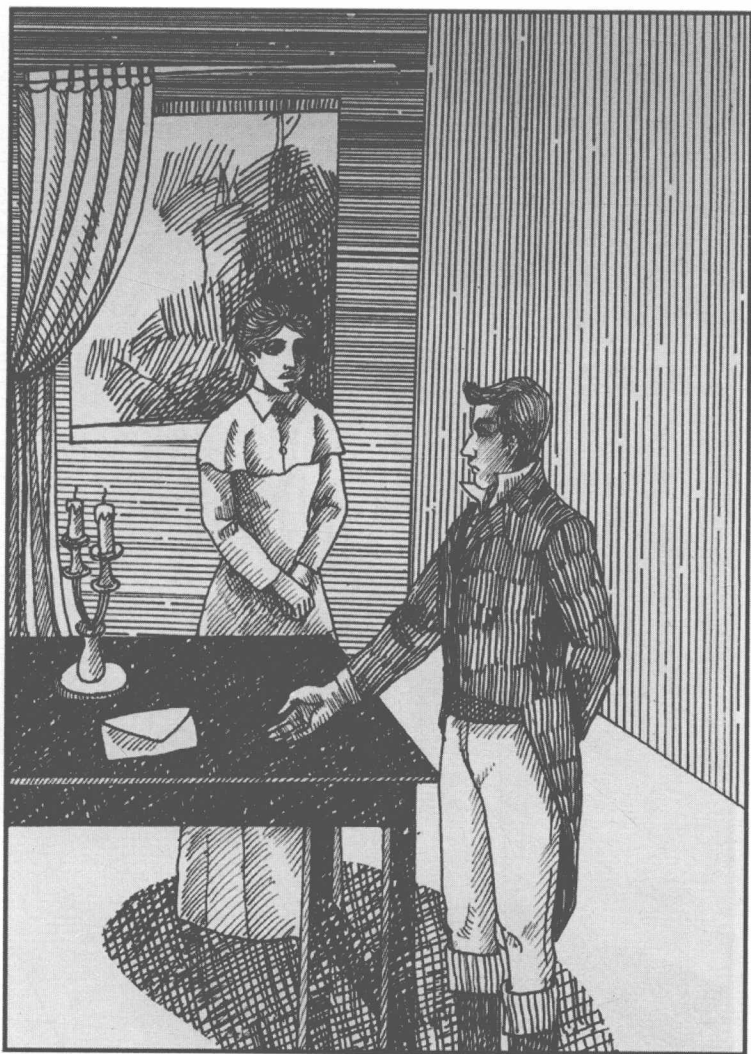
风琴师奏出的赞美诗音乐将苏贝贴在了铁栏杆上……苏贝此时敏感的心情与老教堂的潜移默化连在了一起，令他的灵魂忽然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他忽然厌恶起他所落入的泥淖，不光彩的时光，卑劣的欲望，心灰意懒，衰退的才智与构成他生活内容的卑鄙的动机。



他们发现了一个还亮着的灯笼，一把拖过来的梯子，还有几支散在地上的画笔，一块调色板，上边调着绿色与黄色颜料……那叶子是贝尔曼的杰作——那天夜里最后的一片叶子掉落下来的时候，他画到墙上的。”



此刻德拉那摇曳生姿的头发在背上披散开来，如同一股棕色的小瀑布，波浪时起时伏，亮光闪烁。头发直拖到膝盖下边，好像罩上了一件衣服。她又神经质地马上理好头发。她迟疑了片刻，默默地站在那儿，有一两颗眼泪滴落在磨破的红地毯上。



“他们发现了一份遗嘱的‘修正本’抑或是‘附言’之类的东西。好像那老家伙又想
了想，放宽了些，准备留给你一千元。我恰好乘车到这附近来，因此托尔曼让我将钱
给你带来。嗯，钱在这里。你还是数一下为好，看钱数对不对。” 罗伯特·吉列恩把
钱放到她旁边的桌上。

目录



麦琪的礼物	1
最后一片落叶	6
警察与赞美诗	11
爱的牺牲	17
财神与爱神	22
忙碌经纪人的浪漫史	28
带家具的房间	32
菜单上的春光	38
魔术师杰夫·彼得森	43
未完的故事	49
伊凯·舍恩斯泰因的春药	55
调亮的灯	59
哈莱姆的悲剧	70
哈里发、丘比特和钟表	75
婚姻手册	81
吉米·海斯和穆里尔	91
爱情的信使	96
纪念品	99
标准婚姻学	107
从卡克斯塔斯城来的买主	113
绿门	119
等汽车的时候	125

伯爵和婚宴宾客	130
女巫的面包	136
市政报告	139
阳光下的房间	153
提线木偶	159
小熊约翰·汤姆的返祖现象	170
虚荣和几张貂皮	181
双料骗子	187
学校和学校	197
二十年之后	207
吝啬的情人	210
一千美元	215
艺术良心	221
朋友忒勒马科斯	227
钟摆	234
自然的调整	238
我们选择的道路	243
比绵塔薄饼	247
人生的波澜	256

麦琪的礼物

一元八毛七分钱——都在这里了，其中有六毛是铜子儿凑成的。这些铜子儿是每次一分两分从杂货铺、菜贩及肉店的老板那儿讨价还价省下来的；尽管人家没直说，德拉却觉得这种斤斤计较的讨价还价难免会使自己落得个小气的坏名声，这令她羞惭得满面通红。德拉连续数了三次，结果仍然是一元八毛七分钱，但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坐在那张破烂不堪的小榻上默默流泪以外，德拉想不出其它的办法。这不禁让她想到，人生是用抽泣、哽咽和微笑组成的，其中哽咽一直占优势。

当这位家中女主人从哀伤渐渐恢复到平静时，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她的家！一套家具齐全的房子，租金每星期八块钱。尽管还称不上破烂得无法描述，不过，的确和贫民窟也差不多了。

楼下的过道上有个信箱，不过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信件；还有个电铃，没有一个人能够将它摁响。那儿有张名片，上边写的是“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先生”。

“迪林厄姆”这一名号是主人从前有钱时——即每星期赚三十元的时候——一时兴起，加到姓名中间的，如今每周二十元，“迪林厄姆”几个字看上去有点儿模糊不清，好像它们正在认真思考是不是应该缩成一个朴实而谦逊的“迪”字。

不过每逢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先生走上楼梯，进入房门的时候，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夫人——即前边曾介绍过的德拉——一直叫他“吉姆”，同时热情地搂住他。这一切仍十分美好。

德拉哭够了之后，轻轻地在脸颊上扑了点儿粉。她站在窗口，目不转睛地望着外边阴沉的后院里一只灰猫沿着灰色的篱笆走过。明天是圣诞节，而她只能用一元八毛七分钱为吉姆买礼物。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她竭力省下了每一分钱，可是最后仍是只有这么一点儿。

每星期二十元本来就不多，花销却总比她先前估计的要多。这种

事情常常发生，于是只有一元八毛七分钱来为吉姆买礼物。她的吉姆，为了给他买个好东西，德拉自顾自地思考了很长时间。必须买件美丽、珍贵而且确实有价值的东西——虽然能够配得上吉姆的东西并不多，但终究会有些让他感到称心如意的啊。

房间中的两个窗子间镶着一面壁镜。读者可能看到过租金为八元钱的公寓中的壁镜。一个十分瘦弱灵敏的人，由镜中一连串狭长的片断的映像里，或许能对自己的面貌获得一个基本正确的概念。德拉凭借身材苗条，才掌握了这一艺术。

她忽然由窗前转身对着镜子站在那儿。她的眼睛闪闪发光，然而在二十秒之内她的面孔陡然变色。她马上将头发弄开，让它披散在肩上。

要知道，詹姆斯·迪林厄姆·扬夫妇有两件东西使他们引以为豪：一件是吉姆祖传三代的金表，另外一件便是德拉的长发。倘若示巴女王就在天井对面的公寓中住，要是德拉哪天将头发甩到窗子外面去晾干，目的只是让那女王的珠宝及饰物相形失色。假若所罗门王成了守门人，将自己的一切财宝都放在地下室中，吉姆每次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取出他的金表瞟一眼，这样使所罗门王羡慕得直捋胡子。

此刻德拉那摇曳生姿的头发在背上披散开来，如同一股棕色的小瀑布，波浪时起时伏，亮光闪烁。头发直拖到膝盖下边，好像罩上了一件衣服。她又神经质地马上理好头发。她迟疑了片刻，默默地站在那儿，有一两颗眼泪滴落在磨破的红地毯上。

她换上那棕色的旧外衣，戴上棕色的旧帽子，眼中含着闪亮的泪花，裙子摆动了一下，她飞一般地离开房间，下了楼梯，来到大街上。她在一个招牌旁边停下来，招牌上边写的是：“索弗洛尼太太——经营各种头发用品。”

德拉跑进一楼，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使自己镇定下来。那位太太身体肥胖，皮肤特别白嫩，显得很冷淡，与“索弗洛尼”这一名字很不相称。

“您想不想买我的头发？”德拉说。

“我做头发生意，”夫人说道，“摘掉你的帽子，先让我看看你的头发是什么样子！”

于是，那股棕色的小瀑布倾泻而下。

“二十元。”夫人用老练地抓着头发说。

“立即给钱。”德拉说。

哦！后来的两小时好像长了玫瑰色的翅膀一样飞一般流逝了。千万别在意这糟糕的比喻！总而言之，德拉为了送给吉姆礼物，在各个铺子中都找了一遍。

后来，她总算找到了它。它简直像是特意为了吉姆，而不是为其他人制造的。她将各个商店都找遍了，任何一家都没有这件东西。这是一条白金表链，样式高雅朴实，只用质地来显示它的价值，不靠任何庸俗的装潢——不管什么好东西原本都该如此。

它还确实和那块金表相配。她刚刚看见这表链的时候，就觉得必须要给吉姆买下来。它很像他本人，安静而有价值——这句话用来描述表链及吉姆都很合适。店主以二十一元钱的价格卖给她，她拿着仅剩的八毛七分钱匆忙赶回家。吉姆有了这表链，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能没有任何顾虑地看时间了。尽管那块表很精致，但是由于他用一条旧皮带来取代表链，有时候他不过是悄悄地瞧一眼。

德拉到家之后，她用审慎和理智来代替了陶醉。她取出卷发铁钳，点燃煤气，开始弥补因为爱情和慷慨而带来的伤害。那从来都是一件细巧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们——真是艰巨的工作。

忙了不到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已经满是平整的小发卷，看上去就像一个逃课的小学生。她用挑剔的目光在镜子里看了很久。

“要是吉姆看到以后肯定会立即杀死我，”她喃喃自语道，“他会把我看成科尼岛游乐场上的卖唱姑娘。可是我能怎么办呢？——唉！只有一元八毛七分钱，让我怎么办呢？”

七点，咖啡已煮好，煎锅也放在炉子上热着，时刻准备煎肉排。

吉姆一向按时回家。德拉将表链对折起来抓在手中，在靠门的桌角边坐了下来。然后，她听见了他上楼的声音，刹那间，她面色发白。

她有个习惯，总是为了平时最微不足道的事默默地祈祷几声，此刻她悄悄地说：“求求上帝，让他依然觉得我是漂亮的。”

屋门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关上门。他看起来精瘦而庄重。可怜

的人，他刚刚二十二岁——就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他该买一件新外套，连手套都没有。

吉姆一进门便停住了，像一只猎狗闻到鹌鹑一样一动不动。他双眼盯住德拉，其中有一种她无法理解的神情，这令她极其害怕。那不是发怒，不是吃惊，不是不满，也不是恐惧，她所想像的任何表情都不是。不过他却用那种奇怪的表情紧紧地盯住她。

德拉惴惴不安地由桌子上跳下来，向他走去。

“吉姆，亲爱的，”她叫道，“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我剪了头发，把它卖掉了，因为如果我不送给你礼物，我就没法过圣诞节。头发还会长出来的——你是不会介意的，对吗？我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才这样做的。我的头发长得特别快。说一句‘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快活一点儿。你不知道我为你买的是一份多么珍贵——多么漂亮的礼物。”

“你剪头发了？”吉姆费力地问，好像他苦苦思索之后，尚未将那个明摆着的事实弄清楚一样。

“不仅剪掉了，并且还卖了，”德拉说，“无论如何，你仍然爱我，对吗？头发虽然没了，但我仍然是我，难道不是吗？”

吉姆好奇地朝房间里四下环顾。

“你是说你的头发没了？”他像傻瓜一样问道。

“你就别找了，”德拉说，“对你说吧，已经卖掉了——卖掉了，已经不在了。今天是平安夜，亲爱的。对我好一点儿，我剪头发都是为了你啊。我的头发或许都能数得清，”她忽然用甜蜜的调子继续说道，“可是我对你的爱怎么也数不清。我去煎肉排，好不好？吉姆！”

吉姆仿佛刚刚由恍惚中清醒过来。他抱住了德拉。为了对一切事物仔细审查，让我们用一点儿时间来看看另一方面与此无关的东西。一个星期八块钱的房租和一年一百万元的房租——又有什么差别？一位数学家或者一个俏皮的人也许给你一个错误的回答。麦琪带来了宝贵的礼物，可是其中什么也没有。这句含糊其辞的说法，后面将向你挑明。

吉姆由大衣兜里拿出一小包东西，将它放到桌子上。

“别对我有什么误解，德尔，”他说，“无论是剪发、修脸、洗头，我对我妻子的爱是丝毫不会减少的。不过，只要你把那小包东西打开看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刚才你让我一下子惊呆了。”

白嫩的手指头灵活地解开了绳子与包装纸。紧接着听到一声喜出望外的叫声；随即，啾哟！忽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嚎啕，使公寓的主人只好设法抚慰她。原因是德拉面前放着插在头发上的梳子——整套发梳，插在两鬓上的、后脑勺上的，一应俱全；那是百老汇路一个橱窗中的、德拉羡慕已久的东西。由纯玳瑁制成、宝石镶边的漂亮的梳子——和那已失去光泽的秀发一比，颜色正好合适。

她知道这套梳子非常贵重，她向往已久，可是从未有过得到它的愿望。如今她竟然拥有了它，但用来装饰的那渴望已久的装饰品的头发却没有了。

然而她仍然将这套发梳用力搂在怀里，等了一会儿，她才抬起矇眈的眼睛，微笑着对吉姆说：“我的头发长得特别快，吉姆！”

随后，德拉就像一只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起身来，叫道：“噢！噢！”

吉姆还没见到给他买的漂亮礼物呢！她热情地将它捧在手里向他递过去。这默默无言的贵金属好像闪闪映照着她的快乐与热忧的心情。

“好看吗，吉姆？我走遍全城才买到它的，以后你可以每天把表掏出来看一百遍了。将你的表拿过来，我想看一下它装上表链是什么样儿的！”

吉姆并没像她所说的那样去做，却躺到了沙发上，面带微笑地把手放在脑后。

“德拉，”他说，“我们先把圣诞节的礼物放起来，暂且保留着。它们确实很珍贵，只是眼下最好不用。我是用卖金表得到的钱为你买的梳子。那请你马上去煎肉排吧！”

那三位麦琪，你应该知道，全都是聪明人——聪明绝顶的人——他们带着礼物去送给在马槽里出生的圣婴耶稣。是他们带来了圣诞节赠送礼物的习俗。他们既然聪明，那么他们的礼物肯定也很聪明，也许有一种送了重复的礼物可以调换的权利。而我笨嘴拙舌地在这儿为

读者讲了一个平平淡淡、不足为怪的掌故：那两个住在一个公寓中的笨孩子，很不明智地彼此放弃了家中最贵重的东西。然而，让我来对那两个机灵鬼儿再说最后一句话，在赠送礼物的所有人中，他们俩是最明智的。

在所有赠送礼物的人中，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同样是聪明的。
他们就是麦琪。

最后一片落叶

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街道像发疯一样，分成了很多称为“巷”的狭长街道。这些巷形成很多希奇古怪的角度与弧线。一条街实际上总是交叉一两处。一次，一位画家意识到这条街颇有利用价值。要是商人去收颜料、纸张以及画布的欠账，在这条街上转来转去、到处拐弯时，忽然发现他自己一分钱都没要到，两手空空走在回头路上，那才有趣呢！

所以，艺术家很快就都到这个古老而典雅的格林威治村来了。他们转来转去，专门找朝北的窗子、十八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和便宜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大道买了一些锡罐杯子以及一两个烘锅，组成一个“艺术聚居区”。

苏艾与琼珊在一个低矮的三层砖砌房子的顶楼设立了自己的画室。“琼珊”是琼娜的爱称。二人一个来自缅因州，另外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道上一个叫德尔蒙尼戈饭馆中吃客饭的时候遇到的，通过相互交谈，觉得彼此对艺术、饮食和衣饰的品味很投合，最后就一起租下了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份的事情。到了十一月，一个冷漠无情、无影无踪、大夫把他称作“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中徘徊，用他那冰凉的手指这里碰一下，那里摸一摸。在广场东边，这个歹徒肆意妄为，每次闯祸，受害者都会有数十个。不过，在这些迷宫一般、布满苔藓、狭小的“巷子”中，他的脚步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绝非你们想像的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可怜的女

人，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已把她刮得面色苍白了，她原本不应是这个有着红拳头、上气不接下气的老混蛋袭击的对象。可他居然袭击了琼珊，她躺在一张上过油漆的破铁床上，纹丝不动，看着荷兰式小窗外边邻屋的墙壁。

一天清晨，那个繁忙的大夫扬着他毛茸茸的灰眉毛，让苏艾去过道里。

“我认为，她只有百分之十存活希望，”他说道，一边将体温表中的水银柱甩下去，“那百分之十的希望在于她自己是否想活下去。人们不愿意活，有心去殡仪馆排队等候，这种精神状态让整个医药界都回天无术。你的这位姑娘认定自己不可能痊愈了。她是不是有心事儿？”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海湾。”苏艾说道。

“画画？——不要瞎扯了！她心中是否有什么值得思念的事儿——譬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以一种不屑一顾的口气说道，“莫非男人值得——不要说了，不，大夫，完全没有那样的事。”

“那肯定是由于身体太衰弱。”大夫说，“我会竭尽全力，用科学能够达到的所有力量来给她治病。但是每当我的病人开始算计将有多少马车送他出殡时，我就必须将医药的治疗效果减掉二分之一。如果你能够让她对冬天大衣的袖口式样感兴趣，并提出个问题，我就能对你保证，她生存的机会一定能够由百分之十提高到百分之二十。”

大夫离开之后，苏艾在工作室中痛哭一场，将一张日本纸餐巾都哭湿了。随后，她挎起画板，嘴里哼着拉格泰姆曲调，装模作样地进入琼珊的屋子。

琼珊躺在床上，脸冲窗户，纹丝不动。苏艾以为她睡着了，立即停止吹口哨。

她摆好画板，着手为杂志社画一张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年轻的画家必须以给杂志小说画插图来铺平走上艺术的道路，而这些小说又是年轻作家为走上文学道路而写的。

苏艾正给小说中的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的牛仔，画一条马匹展览会的时候要穿的时髦马裤及一片单眼镜。突然，她听见一种低微的